

厚 黑 學

李 宗 吾 著

三 十 五 年 五 月 出 版

大 千 書 局 發 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0606B

學 黑 厚

著 吾 宋 李



局 書 千 大

年 五 四 九 一

厚黑學目次

序	(一)
自序	(二)
(一) 厚黑學	(一)
(二) 厚黑經	(一〇)
(三) 厚黑傳習錄	(一七)
結論	(三〇)
跋	(三一)
附錄		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	(三二)

厚黑學

序

孔子曰：「諫有五，吾從其諷。」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，東方朔叱令就死。齊景公欲誅園人，晏子執而數其罪。二君聞言，惕然而止。富順李宗吾先生，著厚黑學一書，其言最談詭。其意最沈痛，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詐於一堂，而一一讞定其罪，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。吾人熟讀此書，即知厚黑中人，比比皆是，庶幾出而應世，不爲若輩所愚。彼爲鬼爲蜮者，知人之燭破其隱，亦將惶然思返，而不敢妄試其技。審如是也，則人與人相遇，不得不出於赤心相見之一途，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，豈淺鮮哉。厚黑學之發布，已有年矣，其名詞人多知之，今試執人而語之曰：「汝固素習厚黑學者」，無不色然怒，則此書之收效何如，固不俟辯也。

民國六年宜賓唐倜風序

自序

厚黑學，是我在滿清末年發明的，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。民國元年，在成都公論日報，逐日登載，讀者譁然。中卷僅及其半，我受友人勤告，遂中止。同時我還做有一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更不敢發表了。後來底稿已不知拋往何處。十六年，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才把兩文大意寫出，刊入其中。廿三年，北平友人，從臆談中，將厚黑學三卷抽出，刊爲單行本。廿五年，在成都再版，旋即售罄。茲因索閱者衆，再重印。民國六年，成都國民公報社，曾將上卷，刊一小冊。宜賓唐倜風，中江謝綬青，作有序跋，茲亦一併載入。

我生平讀書，最喜歡懷疑。「厚黑學」，是懷疑一部二十四史：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是懷疑四書五經，與夫宋元明清學案。我心中既有此種疑點，繼續研究下去，迄今已三十年之久，得出一種結果，最近著一書曰：「心理與力學」，算是此種疑點之答案。凡事有破壞才有建設，「厚黑學」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

所謂破壞也；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所謂建設也。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與「厚黑學」，是同一時期的文字，特附載於後，以見我思想之過程。

世界是進化的，厚黑學可分三個時期：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，無所謂厚，無所謂黑，純是天真爛漫的。孔孟學說，提倡道德，夢想唐虞，欲返民風於太古，是為第一時期。後來人民知識漸開，機變百出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之流，遂應運而生，斯時也，孔孟復生，亦必失敗，是為第二時期。今則已入第三時期了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者，滔滔皆是，其技術之精，雖曹劉見之，亦當惶然大嚇。卒之，失敗者多，成功者少，其幸而成功者，或不旋踵而仍歸失敗，其故何哉？蓋現今為第三時期，曹劉又成過去人物了。此時期之人，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，似乎回復到第一時期了，實則似回復非回復，而成為一種螺旋式之進化。換言之，必須以孔孟之心，行曹劉之術，方與第三時期相合。方今孔孟復生，必歸失敗者，為其無曹劉之術也；曹劉復生，亦歸失敗者，為其無孔孟之心也。我輩所處之世，是第二時期之末，第三時期之始，施行厚黑而僥倖成功者，第二時期殘餘之物也，雖成功而仍歸

失敗者，受第三時期之天然淘汰也。

堯舜是第一時期人物，孔孟的書，是第一時期的學說。曹劉是第二時期人物，鄙人所著厚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學說。我最近所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是第三時期的學說，希望有第三時期人物出現。所以讀我的厚黑學者，不可不讀「心理與力學」。

物以少見珍，最初民風渾樸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衆人必爲所制，而獨佔優勝。衆人見了，爭相仿效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制我，我不能制你，獨有一人，不厚不黑，則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，而獨佔優勝。譬諸商場：最初的商人，盡都貨真價實，忽有一賣假貨者，參雜其間，此人必大賺其錢。大家見了，爭相仿效，全市都是假貨，獨有一家貨真價實，則購者雲集，此人又當大賺其錢。故商場情形，也可分三個時期：第一時期的貨物，內容真實，表面不好看；第二時期，表面好看，內容不真實；第三時期，則表面好看，內容又真實。我的厚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產物。讀我厚黑學的人，果照書行事，遭了失敗，我是不負責

的；只怪他自己遲生若干年，商場情形，業已改變了。問：「如何才不失敗」？
曰：「請讀『心理與力學』」。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富順李宗吾於成都

自序二

厚黑學全文，原載拙著「宗吾臆談」內，上海論語半月刊，曾經轉載，其刊爲單行本者，初版於北平，再版三版於成都，寄售成都華西日報社，及重慶售珠市北新書局等處，旋即售罄，今年我在故鄉，各處紛紛函請再印，我以爲此等說法，最易啓人誤會，意欲從此不談，友人王君淵默函稱：「厚黑學三字，業已傳播衆口，無從收回，你全部作品，我會細讀一過，厚黑是社會病狀，你各種作品。是醫病之藥，我爲你計，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統系，和各種作品之要點，詳詳細細，寫成一文，附載於後，作爲厚黑學的說明書，病情與藥方，同時發表，使社會人士了解你用意所在，否則僅以厚黑學三字，流傳於世，你將得罪於社會。」我深感王君之言，寫成一文曰：「我的思想統系」，交與王君印行，知我罪我，非所計也。
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六日於自流井

附記

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在成都寫的「厚黑叢話」，中有一段云：「去年吳稚暉先生在重慶時，新聞記者友人毛君暢熙，約同去會他，我說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雖讀盡中外奇書，獨沒有讀過厚黑學，他自己稱是大觀園中之劉老老，此次由重慶、到成都、登峨嵋、遊嘉定、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面，有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沒有看見；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來，他的演說，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獨不知道有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。」後來毛君檢厚黑學一冊，厚黑叢話三冊，寄贈稚老，稚老不以爲忤，覆信所云，毛君製爲鉛版，刊登報紙，以板贈我。鄙意則謂：西洋鏡一經拆穿，則牛渚燃犀，百怪畢現，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，而實行厚黑者，將無便宜可佔，質之讀者，以爲何如？宗吾附記。

(一) 厚黑學

我自讀書識字以來，就想爲英雄豪傑，求之四書五經，茫無所得，求之諸子百家，與夫廿四史，仍無所得，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必有不傳之祕，不過吾人賦性愚魯，尋他不出罷了。窮索冥搜，忘寢廢食，如是者有年，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人物，不覺恍然大悟曰：得之矣，得之矣，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不過面厚心黑而已。

三國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長，全在心子黑：他殺呂伯奢，殺孔融，殺楊修，殺董承伏完，又殺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顧，並且明目張胆的說：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，」心子之黑，真是達於極點了。有了這樣本事，當然稱爲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劉備，他的特長，全在臉皮厚：他依曹操，依呂布，依劉表，依孫權，依袁紹，東竄西走，寄人籬下，恬不爲恥，而且生平善哭，做三國演義的人，

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對人痛哭一場，立即轉敗爲功，所以俗語有云：「劉備的江山，是哭出來的，」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。他和曹操，可稱雙絕：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，一個心子最黑，一個臉皮最厚，一堂晤對，你無奈我何，我無奈你何，環顧袁本初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說：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

此外還有一個孫權，他和劉備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親，忽然襲取荊州，把關羽殺了，心子之黑，彷彿曹操，無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請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。他與曹操比肩稱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丕駕下稱臣，臉皮之厚，彷彿劉備，無奈厚不到底，跟着與魏絕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。他雖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備，却是二者兼備，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。他們三個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時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爲三。

後來曹操，劉備，孫權，相繼死了，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，他算是受了曹劉諸

人的陶鑄，集厚黑學之大成，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，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；能夠受巾幗之辱，臉皮之厚，還更甚於劉備；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段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「天下歸司馬氏矣！」所以到了這個時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統一，這都是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」

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，他下了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」的決心，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寸地，竟至嘔血而死，可見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。

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，反覆研究，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，發現出來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貫之，「厚黑而已」。茲再舉楚漢的事來證明一下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咽嗚叱咤，千人皆廢，爲什麼身死東城，爲天下笑？他失敗的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兩句話，包括盡了。「婦人之仁」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「匹夫之勇」，最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臉皮不厚。鴻門之宴，項羽和劉邦，同坐一席，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，只要在劉邦的

頸上一割，「太祖高皇帝」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掛出，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劉邦逃走。垓下之敗，如果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尙不知「鹿死誰手」？他偏偏說：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，憐而念我，我何面目見之。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」這些話，真是大錯而特錯！他一則曰：「無面見人」，再則曰：「有愧於心」。究竟敵人的是「面」，如何長起得，「敵人的心」，是如何生起得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說：「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，」恐怕上天不能任咎罷。

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：史記載：項王問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。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寧鬥智不鬥力」。請問「笑謝」二字從何生出？劉邦見酈生時，使兩女子洗腳，酈生責他倨見長者，他立即纒洗起謝。請問「起謝」二字，又從何生出？還有自己的父親，身在俎上，他要分一杯羹；親生兒女，孝惠魯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夠推他下車；後來又殺韓信，殺彭越，「烏盡弓藏，兔死狗烹，」請問劉邦的心子，是何狀態，豈是那「婦人之

仁，匹夫之勇」的項羽，所能夢見？太史公著本紀，只說劉邦隆準龍顏，說項羽是重瞳子，獨於二人的面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沒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劉邦的面，劉邦的心，比較別人特別不同，可稱天縱之聖。黑之一字，真是「生知安行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」至於厚字方面，還加了點學力，他的業師，就是三傑中的張良，張良的業師，是圯上老人，他們的衣鉢真傳，是彰彰可考的。圯上受書一事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。這個道理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說得很明白。張良是有「夙根」的人，一經指點，言下頓悟，故老人以「王者師」期之。這種無上妙法，斷非「鈍根」的人所能了解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：沛公殆天授也。」可見這種學問，全是關乎資質，明師固然難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。韓信求封齊王的時候，劉邦幾乎誤會，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，彷彿現在學校中，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。以劉邦的天資，有時還有錯誤，這種學問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劉邦天資既高，學力又深，把流俗所傳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朋友五倫，

一一打破，又把禮義廉恥，掃除淨盡，所以能夠平盪羣雄，統一海內，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餘氣，方才消滅，漢家的系統，於是乎才斷絕了。

楚漢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臉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終歸失敗，此人爲誰？就是人人知道的韓信。袴下之辱，他能夠忍受，厚的程度，不在劉邦之下。無奈對於「黑」字，欠了研究；他爲齊王時，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，他徧徧繫念着劉邦「解衣推食」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說：「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憂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」。後來長樂鐘室，身首異處，夷及三族，真是咎由自取。他譏誚項羽是「婦人之仁」，可見「心子不黑，作事要失敗」，這個大原則，他本來也知是道的，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，「非知之艱，行之維艱」，這也怪韓信不得。

同時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臉皮不厚，也歸失敗，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、姓范名增。劉邦破咸陽，繫子嬰，還軍壩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計，總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劉邦彷彿；無奈臉皮不厚，受不得氣，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，增大怒求去，歸來至彭城，疽發背死，大凡做大事的人，那有動輒生氣的道

理？「增不去，項羽不亡，」他若能隱忍一下，劉邦的破綻很多，隨便都可以攻進去。他忿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，把項羽的江山，一齊送掉，因小不忍，壞了大事，蘇東坡還稱他是「人傑」，未免過譽？

據上面的研究，「厚黑學」這種學問，法子很簡單，用起來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劉邦司馬懿把牠學完了，就統一天下；曹操劉備各得一偏，也能稱孤道寡，割據爭雄；韓信，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，並世而生，以致同歸失敗。但是他們在生的時候，憑其一得之長，博取王侯將相，炫赫一時，身死之後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，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樂道，可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給我們一個心，而黑即在其中，從表面上看去，廣不數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無奇異，但、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牠的「厚」是無限的，牠的「黑」是無比的，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，宮室妻妾，衣服輿馬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議，鈍根衆生，身

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愚。

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，第一步是「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。」起初的臉皮，好像一張紙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「厚如城牆」了。最初心子的顏色，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炭色，而青藍色，再進就「黑如煤炭」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；因為城牆雖厚，轟以大砲，還是有打破的可能；煤炭雖黑，但顏色討厭，衆人都不願接近牠。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「厚而硬，黑而亮」。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點不動，劉備就是這類人，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。深於黑學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買主越多，曹操就是這類人，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，傾心歸服，真可謂「心子漆黑，招牌透亮」。人能夠造到第二步，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，但還露了迹像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劉的本事，我們一着眼就看出來了。

第三步是「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」。至厚至黑，天下後世，皆以爲不厚不黑，這個境界，很不容易達到，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。有人問：「這種學問，

那有這樣情深？」我說：「儒家的中庸，要講到『無聲無臭』方能終止；學佛的人，要到『菩提無樹，明鏡非臺』，才算證果；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秘，當然要到『無形無色』，才算止境。」

總之，由三代以至於今，王侯將相，豪傑聖賢，不可勝數，苟其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於此；書冊具在，事實難誣，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，自去搜尋，自然左右逢源，頭頭是道。

(二) 厚黑經

李宗吾曰：『不薄謂之厚，不自謂之黑，厚者天下之厚臉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矣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世人。其書始言厚黑，中散爲萬事，未復合爲厚黑；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牽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』

『天命之謂厚黑，率厚黑之謂道，修厚黑之謂教；厚黑也者，不得須臾離也，可離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懼乎其所不黑，莫險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。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，發而無顧忌，謂之黑！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懼焉。』

右經一章：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祕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；次言存養厚黑之要；終言厚黑功化之極；蓋欲學者於此，

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仁義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，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以下各章雜引宗吾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宗吾曰：『厚黑之道，易而難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劉亦有所不知焉；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曹劉亦有所不能焉。厚黑之大，曹劉猶有所憾，而況於世人乎。』

宗吾曰：『人皆曰子黑，驅而納諸煤炭之中，而不能一色也；人皆曰子厚，遇乎炮彈，而不能不破也。』

宗吾曰：『厚黑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衆人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，聖人而不惑。』

宗吾曰：『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厚黑也者，其爲人之本與？』

宗吾曰：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厚黑者而從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』

宗吾曰：『天生厚黑於子，世人其如予何？』

宗吾曰：『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曹操斯可矣；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

見劉備孫權斯可矣。」

宗吾曰：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說也。』

宗吾曰：『吾子無終食之間進厚黑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』

宗吾曰：『如有頂羽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劉邦不足觀也已！』

宗吾曰：『厚黑之人，能得千乘之國，苟不厚黑，簞食豆羹不可得。』

宗吾曰：『五穀者種之美者也，苟爲不熟，不如蕘稗；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』

宗吾曰：『道學先生，厚黑之賊也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，故曰：厚黑之賊也。』

宗吾曰：『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！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誕生者也。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！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！吾其如道學先生何哉？今夫厚黑之爲道，大道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；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，使宗吾誨二人厚黑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宗吾之言爲聽，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

有道學先生將至，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，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！爲其資質弗若歟？曰：非也。」

宗吾曰：『有失敗之事於此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厚；其自反而厚矣，而失敗猶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黑；其自反而黑矣，其失敗猶是也，君子曰：反對我者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！用厚黑以殺禽獸，又何難焉？』

宗吾曰：『厚黑之道，高矣善矣，宜若登天然，而未嘗不可幾及也。譬如行遠必自邇，譬如登高必自卑；身不厚黑不行於妻子，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於妻子。』

我著厚黑經，意在使初學的人，便於諷誦，以免遺忘。不過有些道理，太深奧了，我就於經文上下，加以說明。

宗吾曰：『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；不曰黑乎，洗而不明。』後來我改爲：『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；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』有人問我：『世界那有這種東西？』我說：『手足的繭疤，是越磨越厚，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』人的面皮很薄，慢慢的磨練，就漸漸的加厚了；人的心，生來是黑的，遇着講因果的人，

講理學的人，拿些道德仁義，蒙在上面，纔不會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體，自然出現。

宗吾曰：『厚黑者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天生蒸民，有厚有黑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厚黑。』這很可以試驗：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，把他親生孩子抱着吃飯，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，就伸手去拖，如不提防，就會被他打濫：母親手中拿看饊餅放在自己口中，他就會伸手把母親口中饊餅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。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，或者吃餅的時候，哥哥走至面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這些事都是『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』的，即是『良知良能』了。把這種『良知良能』擴充出去，就可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。唐太宗殺他哥哥建成，殺他的弟弟元吉，又把建成與元吉的兒子，全行殺死，把元吉的妃子，納入後宮，又逼着父親，把天下讓與他。他這種舉動，全把當小孩時，搶母親口中饊餅，和推哥哥，打哥哥，那種『良知良能』擴充出來的。普通人，有了這種『良知良能』，不知道擴充，惟有唐太宗把牠擴充了，所以他就成爲千古的英雄。故宗吾曰：『口之於味

也，有同嗜焉，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，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，至於面與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面與心所同然者？謂厚也，黑也，英雄特擴充我面與心之所同然耳。」

厚黑這個道理，很明白的擺在面前，不論什麼人都可見到，不過剛剛一見到，就被感應篇，陰騭文，或道學先生的學說，壓伏下去了。故宗吾曰：『牛山之木嘗美也，斧斤伐之，非無萌孽之生焉；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雖存乎人者，豈無厚與黑哉！其所以摧殘其厚黑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日而伐之，則其厚黑不足以存，厚黑不足以存，則欲爲英雄也難矣！人見其不能爲英雄也，而以爲未嘗有厚黑焉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餐，厚黑日長，苟失其養，厚黑日消。』

宗吾曰：『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饅餅，皆知搶而奪之矣，人能充其搶母親口中饅餅之心，而厚黑不可勝用也，苟能充之，足以爲英雄，爲豪傑，見之謂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身體，是之謂「自暴自棄」。』

有一種天資絕高的人，他自己明白這個道理，就實力奉行，祕不告人。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，已經走入這個途徑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故宗吾曰：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厚黑者衆也。』

世間學說，每每誤人，惟有厚黑學絕不會誤人，就是走到了山窮水盡，當乞丐的時候，討口，也比別人多討點飯。故宗吾曰：『自大總統以至於乞兒，亦是皆以厚黑爲本。』

厚黑學博大精深，有志此道者，必須專心致志，學過一年，纔能應用，學過三年，纔能大成：故宗吾曰：『苟有學厚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』

(三) 厚黑傳習錄

有人問我道：『你發明厚黑學，爲什麼你做事每每失敗？爲什麼你的學生的本領還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虧？』我說：『你這話差了。凡是發明家，都不可登峯造極。儒教是孔子發明的，孔子登峯造極了，顏、曾、思、孟、去學孔子，他們的學問，就比孔子低一層；周、程、朱、張、去學顏、曾、思、孟、學問又低一層，後來學周、程、朱、張的，更低一層，愈趨愈下，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領太大了。凡東洋方面的學問皆然，道教中的老子，佛教中的釋迦，都有這種現相。惟西洋的科學則不然，發明的時候很粗淺，越研究越精深，發明蒸氣的人，只悟得汽衝壺蓋之理，發明電氣的人，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，後人繼續研究下去，造出種種的機械，有種種的用途，爲發明蒸氣電氣的人，所萬不能逆料的。且見西洋科學，是後人勝過前人，學生勝過先生。我的厚黑學等於西洋的科學，我只能講點汽衝壺蓋，

死蛙運動，中間許多道理，還望後人研究，我的本領當然比學生小，遇着他們，當然失敗，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，他們自己，又被學生打敗，一輩勝過一輩，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！」

又有人問道：「你把厚黑學講得這樣神妙，爲什麼不見你做出一些轟轟烈烈的事？」我說道：「我試問：我們的孔夫子，究竟做出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？他講的爲政爲邦，道千乘之國，究竟實行了幾件？曾子著一部大學，專講治國平天下，請問他治的國在那裏？平的天天下在那裏？子思著了一部中庸，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，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？你不去質問他們，反來質問我，明師難遇，至道難聞，這種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」你聽了還要懷疑，未免自誤。」

民國元年，我發布厚黑學的時候，遇着一位姓羅的朋友，新從某縣做了知事回來，歷數他在任內，如何如何的整頓，言下很高興，又說：因某事望誤，把官失掉了，案子至今尙未了結，又非常懊喪。言次談及厚黑學，我原原本本的告訴他，他聽得津津有味，我乘他正聽入神之際，猝然站起來，把棹子一拍，厲聲說道：「羅

某！你生平作事，有成有敗，究竟你成功的原因，在甚麼地方？失敗的原因，在甚麼地方？究竟離脫這二字莫有？速道！速道！不許遲疑！」他聽了我這話，如雷貫耳，呆了半晌，纔嘆口氣說道：『真真是莫有離脫這二字。』這位姓羅的，可稱頓悟。

我發布厚黑學，用的別號是『獨尊』二字，取『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』之意，與朋友寫信，也用別號。後來我又寫作『蜀酋』。有人問：『蜀酋二字作何解？』我答道：『我發布厚黑學，有人說我瘋了，離經畔道，非關在瘋人院不可。我說：那嗎？我就成爲蜀中之罪酋了，因此名爲蜀酋。』我發布厚黑學過後，許多人實力奉行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。有人向我說道：『國中首領，非你莫屬』。我說：『那嗎？我就成爲蜀中之酋長了，』因此又名爲蜀酋。再者我講授厚黑學，得我眞傳的弟子，本該授以衣鉢，但是我的生活，是沿門托鉢，這個鉢要留來自用，只好把我的狗皮褂子脫與他穿，所以獨字去了犬旁，成爲蜀字。我的高足弟子很多，弟子之足高，則先生之足短，弟子之足高一寸，則先生之足短一寸，所以尊字截去寸

字，成爲會字，有此原因我只好稱爲蜀會了。

我把厚黑學發表出來，一般人讀了，說道：「你這門學問，博大精深，我們讀了此書，猶如讀大學中庸一般，茫無下手處，請爲我輩鈍根衆生，說下乘法，傳授點實用的法子，我們才好照着做。」我問道：「你們想做甚麼？」答道：「我想弄個官來做，並且還要做得轟轟烈烈，一般人都認爲是大政治家。」我於是傳他，「求官六字真言」，「做官六字真言」，和「辦事二妙法」。

求官六字真言

求官六字真言：『空，貢，冲，捧，恐，送。』此六字俱是仄聲，其意義如下：

一、空 卽空閑之意，分兩種：一指事務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一切事放下，不工不商，不農不賈，書也不讀，學也不教，一心一意，專門求官。二指時間而言，求官的人，要有耐心，不能着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來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來。

二、貢 這貢字是借用的，是四川的俗語，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字，『鑽進鑽出，可以說：『貢進貢出。』求官要鑽營，這是衆人知道的，但是定義很不容易下，有人說：『貢字的定義，是有孔必鑽。』我說：『這錯了！只說得一半，有孔纔鑽，無孔者其奈之何？』我不的定義是：『有孔必鑽，無孔也要入。有孔者擴而大之，無孔者，取出鑽子，新開一孔。』

三、冲 普通所謂之『吹牛』，四川話是『冲帽壳子』，冲的工夫有兩種：一是口頭上，二是文字上：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，及上峯的面前兩種，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，及說帖條陳兩種。

四、捧 就是捧場的捧字，戲臺上魏公出來了，那華歆的舉動，是絕好的模範。

五、恐 是恐嚇的意思，是及物動詞，這個字的道理很精深，我不妨多說幾句。官之爲物，何等寶貴，豈能輕易給人？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，還不生效，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；凡是當軸諸公，都有軟處，只要尋着他的要害，輕輕點他

一下，他就會惶然大嚇，立刻把官兒送來。學者須知：恐字與捧字，是互相爲用的，善恐者，捧之中有恐，旁觀的人，看他在上峯面前說的話，句句是阿譽逢迎，其實是暗擊要害，上峯聽了，汗流浹背。善捧者，恐之中有捧，旁觀的人，看他傲骨稜稜，句句話責備上峯，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，骨節皆酥。『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』，『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』，是在求官的人細心體會。最要緊的，用恐字的時候，要有分寸，如用過度了，大人們惱羞成怒，作起對來，豈不就與求官的宗旨大相違背？這又何苦乃爾！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恐字不能輕用。

六、送 卽是送東西，分大小二種：大送，把銀元鈔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；小送，如春茶，火肘，及請吃館子之類。所送的人，分兩種：一是操用捨之權者：二是未操用捨之權，而能予我以助力者。

這六字做到了，包管字字發生奇效，那大人先生，獨居深思，自言自語：某人想做官，已經說了許久，（這是空字的效用）他和我有某種關係，（這是貢字的效用）其人很有點才置，這是冲字的效用）對於我很好，（這是捧字的效用）但此人

有點壞才，如不安置，未必不搗亂，（這是恐字的效用）想到這裏，回頭看見桌上黑壓壓的，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，（這是送字的效用）也就無話可說，掛出牌來，某缺着某人署迎。求官到此，可謂功行圓滿了。於是走馬上任。實行做官六字真言。

做官六字真言

做官六字真言：『空，恭，綑，兇，聾，弄』此六字俱是平聲，其意義如下：

一、空 空即空洞的意思，一是文字上；凡是批呈詞，出文告，都是空空洞洞的，其中奧妙，我難細說，講到軍政各機關，把壁上的文字讀完，就可恍然大悟；二是辦事上，隨便辦什麼事情，都是活搖活動，東倒也可，西倒也可，有時辦得雷厲風行，其實暗中藏有退路，如果見勢不佳，就從那條路抽身走了，絕不會把自己牽掛着。

二、恭 就是卑恭拆節，脅肩諂笑之類，分直接間接兩種，直接是指對上司而

言，間接是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等而言。

三、綑 卽俗語所謂綑勁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；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，分兩種：一是儀表上，赫赫然大人物、凜不可犯；二是言談上，儼然腹有經綸，槃槃大才。恭字對飯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上司；綑字對非飯甑子所在地而言，不必一定是下屬和老百姓。有時甑子之權，不在上司，則對上司，亦不妨厚；有時甑子之權，操諸下屬或老百姓，又當改而爲恭。吾道原是活潑潑地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四、兇 只要能達到我的目的，他人亡身滅家，賣兒鬻婦，都不必顧忌；但有一層應當注意，兇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層道德仁義。

五、聾 就是耳聾：『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。』但，聾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義，文字上的詆罵，閉着眼睛不看。

六、弄 卽弄錢之弄，俗語讀作平聲。千里來龍，此處結穴，前面的十一個字，都是爲了這個字而設的。弄字與求官之送字是對照的，有了送就有弄。這個弄

字，最要注意，是要能夠在公事上通得過才成功，有時通不過，就自己墊點腰包裹的錢，也不妨；如果通得過，任他若干，也就不用客氣了。

以上十二個字，我不過粗學大綱，許多的精義，都沒有發揮，有志於官者，可接着門徑，自去研究。

辦事二妙法

一、鋸箭法 有人中了箭，請外科醫生治療，醫生將箭幹鋸了，卽索謝禮，問他爲什麼不把箭頭取出？他說：那是內科的事，你去等內科好了。這是一段相傳的故事。

現在各軍政機關，與夫大辦事家，都是用的這種方法；譬如批呈詞：『據呈某某等情，實屬不合已極，仰候令飭該縣知事，查明嚴辦。』『不合已極』這四個字是鋸箭幹，『該知事』是內科。抑或『仰候轉呈上峯核辦』，那『上峯』就是內科。又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情。我說：『這個事情我很贊成，但是，還要同某人商

量。『很贊成』三字是鋸箭幹，『某人』是內科。又或說：『我先把某部份辦了，其餘的以後辦。』『先辦』是鋸箭幹，『以後』是內科。此外有只鋸箭幹，並不命其尋找內科的，也有連箭幹都不鋸，命其逕尋內科的，種種不同。細參自悟。

二補鍋法 做飯的鍋漏了。請補鍋匠來補，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鍋底煤煙，一面對主人說：『請點火來我燒煙。』他乘着主人轉背的時候，用鐵錘在鍋上輕輕的敲幾下，那裂痕就增長了許多，及主人轉來，就指與他看，說道：『你這鍋裂瘡很長。上面油膩了，看不見，我把鍋煙刮開，就現出來了，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。』主人埋頭一看，很驚異的說：『不錯！不錯！今天不遇着你，這口鍋子恐怕不能用了』及至補好，主人與補鍋匠，皆大歡喜而散。

鄭莊公縱容共叔段，使他多行不義，才舉兵征討，這就是補鍋法了。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很多的。有人說：『中國變法，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了來醫。』這是變法，諸公用的補鍋法：在前清官場，大概是用鋸箭法，民國以來，是鋸箭，補鍋二法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辦事的公例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合乎這個公例的就成功，違反這個公例的卽失敗：管仲是中國的大政治家，他辦事就是用這兩種方法，狄人伐衛，齊國按兵不動，等到狄人把衛滅了，才出來做『興滅國繼絕世』的義舉，這是補鍋法：召陵之役，不責楚國僭王號，只責他包茅不貢，這是鑄箭法。那個時候，楚國的實力，遠勝齊國，管仲敢於勸齊桓公興兵伐楚，可說是把鍋敲濫了來補。及到楚國露出反抗的態度，他立即鑄箭了事。召陵一役，以補鍋法始，以鑄箭法終。管仲把鍋敲濫了能把牠補起，所以稱爲天下才』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寇圍住了，故意放他出來，本是用的補鍋法。後來制他不住，竟至國破君亡。把鍋敲濫了補不起，所以稱爲『誤國庸臣』。岳飛想恢復中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剛剛才起了取箭頭的念頭，就遭殺身之禍；明英宗被也先捉去，于謙把他弄回來，算是把箭頭取出了，仍然遭殺身之禍，何以故？違反公例故。

晉朝王道爲宰相，有一個叛賊，他不去討伐，陶侃責備他，他覆信說：『我遵餐時晦，以待足下』侃看了這封信笑說：『他無非是『遵養時賊』罷了』。王道

「遵養時賊」以待陶侃，卽是留着箭頭專等內科。諸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道變色曰：「當其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對泣？」他義形於色，儼然手執鐵錘，要去補鍋，其實說兩句漂亮話就算完事；懷愍二帝，陷在北邊，永世不返，箭頭永未取出，王道這種舉動，略略有點像管仲，所以歷史上稱他爲「江左夷吾。」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，包管成爲管子而後的第一個大政治家。

還有一層，我說：『厚黑上面，要糊一層仁義道德，』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，假如遇着講性學的朋友，你同他講仁義道德，豈非自討沒趣？這個時候，應當糊上『戀愛神聖』四字。若遇了講馬克斯的朋友，就糊上『階級鬥爭，勞工專政』八字，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？總之，面子上應當糊以甚麼東西，是在學者因時因地，神而明之，而事子的厚黑二字，則萬變不離其宗，有志斯學者，細細體會！

結 論

我把厚黑學講完了，特別告訴讀者一個祕訣：大凡行使厚黑之時，表面上，一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，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。王莽之失敗，就由於露出了的原故。如果終身不露，恐怕至今孔廟中，還會寫一個『先儒王莽之位，』大吃其冷豬肉。

韓非『說難』篇，有曰：『陰用其言，而顯棄其身。』凡是我的學生，定要懂得這個法子。假如有人問你：『認得李宗吾否？』你就放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：『這個人壞極了，他是講厚黑學的，我認他不得。』口雖如此說，而心中則恭恭敬敬的，供一個『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。』果能這樣做，包管你幹出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爲學世所佩仰，死後還要入孔廟吃冷豬肉。所以我每聽見有人罵我，就非常高興，說道：『吾道大行矣。』

跋

吾友李君宗吾，發明厚黑學，或以爲譏評末俗，可以勸人爲善，或以爲識破混沌，可以導人善惡。余則謂：厚黑學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亦視用之如何耳。如利刃然，用以誅叛退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，善與惡，何關於刃？故用厚黑以爲善，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爲惡，則爲惡人，於厚黑無與也。

民國六年，中江謝綬青跋

附錄
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

世間頂怪的東西，要算聖人，三代以上，產生最多，層見疊出，同時可以產出許多聖人！三代以下，就絕了種，並無產生一個。秦漢而後，想學聖人的，不知有幾千百萬，給果莫得一個成爲聖人，最高的不過到了賢人地位就止了。請問聖人這個東西。究竟學得到學不到？如說學得到，秦漢而後，有那麼多人學，至少也該出一個聖人如果學不到，我們何苦朝朝日日，讀他的書，拚命的學。

三代上有聖人，三代下無聖人，這是古今最大怪事，我們通常所稱的聖人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，我們把他分析一下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餘的聖人，是盡是開闢之君，並且是後世學派的始祖，他的破綻，就現出來了。

原來周秦諸子，各人特制一種學說，自以爲尋着真理了，自信如果見諸實行，立可救國救民，無奈人微言輕，無人信從，他們心想？人類通性，都是悚慕權勢的，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，人人都肯聽從，世間權勢之大者，莫如人君，尤莫如開國之君，兼之那個時候的書，是竹簡做的，能夠得書讀的很少，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，都說道？我這種主張，是見之書上，是某個開國之君，遺傳下來的。於是道家託於黃帝，墨家託於大禹，倡並耕的託於神農，著本草的也託於神農，著醫書的，著兵書的，俱託於黃帝。此外百家雜技，與夫各種發明，無不託始於開國之君。孔子生當其間，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，他所託的更多，堯舜禹湯文武之外，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，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。周秦諸子，個個都是這個辦法，拿些嘉言懿行，與古帝王加上去，古帝王坐享大名，無一個不成爲後世學派之祖。

周秦諸子，各人把各人的學說發布出來，聚徒講授，各人的門徒，都說我們的先生是個聖人，原來聖人二字，在古時並不算高貴，依莊子天下篇所說，聖人之

上，還有天人神人至人的名稱，聖人例在第四等，聖字的意義，不過是「聞聲知情，事無不通」罷了，本來是聰明通達的人，都可呼之爲聖人，猶之古時的朕字一般，人人都稱得，後來把朕字聖字，收歸御用，不許凡人冒稱，朕字聖字。才高貴起來，周秦諸子的門徒，尊稱自己的先生是聖人，也不爲僭妄，孔子的門徒，說孔子是聖人，孟子的門徒，說孟子是聖人，老莊楊墨諸人，當然也有人喊他爲聖人，到了漢武帝的時候，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，從周秦諸子中，把孔子挑選出來，承認他一人是聖人，諸子的聖人名號，一齊削奪，孔子就成爲御賜的聖人了；孔子既成爲聖人，他所尊崇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當然也成爲聖人，所以中國的聖人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，其餘的都是開國之君。

周秦諸子的學說，要依託古之人君，也是不得已而爲之，這可舉例證明：南北朝，有個張士簡，把他的文字，拿與虞訥看，虞訥痛加詆斥，隨後士簡把文改作，託名沈約，又拿與虞訥看，他就讀一句，稱贊一句。清朝陳修園，著了一本醫學三字經，其初託名葉天士，及到其書流行了，才改歸己名，有修園的自序可證。從上

列兩事看來，假使周秦諸子，不依託開國之君，恐怕他們的學說，早已消滅，豈能傳到今日。周秦諸子，志在救世，用了這種方法，他們的學說，才能推行，後人受賜不少，我們對於他是應該感謝的，但是爲研究真理起見，他們的內幕，是不能不揭穿。

孔子之後，平民之中，也露出了一個聖人，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關羽！凡人死了，事業就完畢，惟有關羽死了過後，還幹了許多事業，竟自掙得聖人的名號，又著有桃園經，覺世真經等書，流傳於世。孔子以前，那些聖人的事業與書籍，我恐怕也與關羽差不多。

現在鄉僻之區，偶然有一人，得了小小富貴，講因果的，就說他陰功積德多。講堪輿的，就說他墳地葬得好，看相的，算命的，就說他面貌生庚，與衆不同，我想古時的人心，與現在差不多，大約也有講因果的人，看見那些開基立國的帝王，一定說他品行如何好，道德如何好，這些說法，流傳下來，就成爲周秦諸子著書的材料了。兼之，凡人皆有成見，心中有了成見，眼中所見的東西，就會改變形相，

帶綠色眼鏡的人。見凡物皆成綠色，帶黃色眼鏡的人，見凡物皆成黃色，周秦諸子，創了一種學說，用自己的眼光，去觀察古人，古人自然會改變形相，恰與他的學說符合。

我們權且把聖人中的大禹，提出來研究一下，他腓無肢，脛無毛，憂其黔首，顏色黎黑，宛然是摩頂放踵的兼愛家，韓非子說：『禹朝諸侯於會稽，防風氏之君後至而禹斬之，』他又成了執法如山的大法家。孔子說：『禹吾無間然矣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服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』儼然是恂恂儒者，又帶點栖栖不已的氣象。讀魏晉以後禪讓文，他的行徑，又與曹丕劉裕諸人相似。宋儒說他得了危精微一的心傳，他又成了一個析義理於毫芒的理學家。雜書上說他娶塗山氏女，是個狐狸精，彷彿是聊齋上的公子書生。說他替塗山氏造傳面的粉，又彷彿是畫眉的風流張敞。又說他治水的時候，驅遣神怪，又有點像西遊記上的孫行者，封神傳上的姜子牙。據著者的眼光看來，他始而忘親事仇，繼而奪仇人的天下，終而把仇人逼死蒼梧之野，簡直是厚黑學中重要人物。他這個人，光怪陸離，

真是莫名其妙，其餘的聖人，其神妙也與大禹差不多，我們略加思索，聖人的內幕，也就可以了然了。因為聖人是後人幻想結成的人物，各人的幻想不同，所以各人的形狀，有種種不同。

我做了一本厚黑學，從現在逆推到秦漢是相合的，又逆推到春秋戰國，也是相合的，可見從春秋以至今日，一般人的心理，是相同的。再追溯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就覺得他們的心理，神妙莫測，盡都是天理流行，惟精惟一，厚黑學是不適用的。大家都說三代下人心不古，彷彿三代上的人心。與三代下的人心，成爲兩截，豈不是很奇的事嗎，其實並不奇：假如文景之世，也像漢武帝的辦法，把百家罷黜了，單留老子一人，說他是個聖人，老子推崇的黃帝，當然也是聖人，於是乎平民之中，只有老子一人是聖人，開國之君，只有黃帝一人是聖人，老子的心，『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聽』，黃帝的心，也是『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』。『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』，黃帝而後，人心就不古了。堯奪哥哥的天下，舜奪婦翁的天下。禹奪仇人的天下，咸湯文武以臣叛君，周公以弟弑兄，我那本厚黑學，直可逆推到堯舜而

止。三代上的人心。三代下的人心，就融合爲一片了。無奈再追溯上去，黃常時代的人心，與堯舜而後的人心，還是要成爲兩截的。

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樣際遇，成了御賜的聖人。我想孟軻那個亞聖名號，一定會被莊子奪去，我們讀的四子書，一定是老子莊子列子關尹子，所讀的經書，一定是靈樞素問，孔孟的書，與管商申韓的書，一齊成爲異端，束諸高閣，不過遇着好奇的人，偶爾翻來看看，大學中庸在禮記內，與王制月令並列，人心惟危十八字，混在曰若稽古之內，也就莫得甚麼精微粵妙了。後世講道學的人，一定會向道德經中，玄牝之門，埋鑽頭研，一定又會造出天玄人玄，理牝欲牝，種種名詞，互論，依我想聖人的真相，不過如是。（著者按：後來我偶翻太玄經，見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詞，惟理牝欲牝的名詞，我還未看見）。

儒家的學說，以仁義爲立足點，定下一條公例，『行仁義者昌，不行仁義者亡，』古今成敗，能合這個公例的，就引來做證據，不合這個公例的，就置諸不論。舉個例來說：太史公殷本記說：『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，』周本記說：『西伯

昌陰行善，『連下兩個陰字，其作用就可想見了。齊世家更直截了當的說道：『西伯之脫歸姜理，與呂尙陰謀修德，以傾商政，其事多兵權與奇計，』可見文王之行道義，明明是一種權術，何嘗是實心爲民。儒家見文王成了功，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。徐偃王行仁義，漢東諸侯，朝者三十六國，荆文王惡其害己也，舉兵滅之，這是行仁義失敗了的，儒學就絕口不提。他們的論調，完全與鄉間講因果報應的一樣，見人富貴，就說他積得有陰德，見人觸電氣死了，就說他忤逆不孝，推其本心，固是勸人爲善，其實真正的道理，並不是那麼樣。

古來的聖人，真是怪極了。虞芮贊成，腳踏了聖人的土地，立即洗心革面，聖人感化人，有如此的神妙，我不解管蔡的父親是聖人，母親是聖人，哥哥弟弟是聖人，因四面八方被聖人圍住了，何以中間會產生鴟鵂。清世宗呼禩爲阿其那，禿允爲塞思赫，翻譯出來，是豬狗二字。這個豬狗的父親是聖人，哥哥是聖人，姪兒也是聖人。鴟鵂豬狗，會與聖人錯雄而生，聖人的價值，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李自成是個流賊，他進了北京。尋着崇禎帝后的屍，載以宮扉，盛以柳棺，放

在東華門，聽人祭奠。武王是個聖人，他走至紂死的地方，射他三箭，取黃鉞把頭斬下來，懸在太白旗上，他們爺兒，曾在紂名下稱過幾天臣，做出這宗舉動，他的品行，連流氓都不如，公然也成爲惟精惟一的聖人，真是妙極了，假使莫得陳圓圓那場公案，吳三桂投降了，李自成豈不成爲太祖高皇帝嗎？他自然也會成爲聖人，他那闖太祖本紀，所載深仁厚澤，恐怕比周本紀要高幾倍。

太王實始翦商，王季文王繼之，孔子稱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，其實與司馬炎，纘懿師昭之緒何異，所異者，一個生在孔子前，得了世世聖人之名，一個生在孔子後，得了世世逆臣之名。

後人見聖人做了不道德的事，就千方百計，替他開脫，到了證據確鑿，無從開脫的時候，就說以上的事迹，出於後人附會，這個例是孟子開的，他說，以至仁伐相至不仁，斷不會有流血的事，就斷定武成上血流標杵那句話是假的，我們從殷民三叛，多方大誥，那些文字看來，可知伐紂之時，血流標杵不假，只怕『以至仁伐至不仁』那句話有點假。

子貢曰：『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我也說：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顯君上流，而天下之美皆歸焉。』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敗，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，更覺確切。

古人神道設教，祭祀的時候，叫一個人當尸，向人衆指說：『這就是所祭之神』，衆人就朝着他磕頭禮拜，同時又以聖道設教，對衆人說：『我的學說，是聖人遺傳來的』。有人問：『那個是聖人？』他就順手指着堯舜湯文武周公說道：『這就是聖人。』衆人也把他當如尸一般，朝着他磕頭禮拜。後來進化了，人民醒悟了，祭祀的時候，就把尸撤消，惟有聖人的迷夢，數千年未醒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竟受了數千年的崇拜。

講因果的人，說有個閻王，問閻王在何處？他說：『在地下』。講耶教的人：說有個上帝，問『上帝在何處』？他說：『在天上』。講理學的人，說有許多聖人，問『聖人在何處？』他說：『在古時』。這三種怪物，都是只可意爲想像。不能目覩，不能證實，惟其不能證實，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，信從的人，就越多，

在創造這種議論的人，本是勸人爲善，其意固可嘉，無如事實不真確，就會生出流弊。因果之弊，流爲拳匪，聖人之弊，使真理不能出現。

漢武帝把孔子尊爲聖人過後，天下的言論，都折衷於孔子，不敢違背，孔融對於父母問題，略略討論一下，曹操就把他殺了。稽康非薄湯武，司馬昭也把他殺了。儒教能夠推行，全是曹操司馬昭一般人維持之力，後來開科取士，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，就莫得進身之路，一個死孔子，他會左手拿官爵，右手拿鋼刀，那得不成爲萬世師表。宋元明清學案中人物，他們的心坎上，都是孔聖人馬蹄腳下人物。受了聖人的摧殘，他們的議論，焉得不支離穿鑿，焉得不迂曲難通。

中國的聖人，是專橫極了。他莫有說過的話，後人就不敢說，如果說出來，衆人聽說他是異端，就要攻擊他。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，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，只好說孔門的格物致知，加一番解釋，說他的學說，是孔子嫡傳。然後才有人信從。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，也只好把格物致知，加一番新解釋。以附會已說，說朱子講錯了，他的學說，才是孔子嫡傳。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，都可以獨樹一幟，無須依附

孔子，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，不依附孔子，他們的學說，萬萬不能推行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，當時的人，還說是僞學，受重大的攻擊，聖人專橫到了這種地步，怎麼能把真理研究傳出來。

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：『郢人致書於燕相國，寫書的時候，天黑了，喊：『舉燭』，寫書的人，就寫上舉燭二字，把書送去，燕相得書，想了許久，說道：『與燭是尙明，尙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』，以此說進之燕王，燕王用他的話，國遂大治，雖是收了效，却非原書本意，』所以韓非說：『先王有郢書，後世多燕說。』究竟格物致知四字，作何解釋，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，朱王二人中，至少有一人免不脫『郢書燕說』的批評。豈但格物致知四字，恐怕十三經註疏。皇清經解，宋元明清學案內面，許多妙論，也逃不脫『郢書燕說』的批評。

學術上的黑幕，與政治上的黑幕，如一樣的，聖人與君主，是一胎雙生的，處處狼狽相依，聖人不仰仗君王的威力，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，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，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，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就稱起王來了，聖人把他

的名號，分給君主，君主也稱起聖來了。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動，聖人箝制人民的思想，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，人民都要遵從，如果有人違背了，就算是大逆不道，爲法律所不容。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，學者都要信從，如果有人批駁了，就算是非聖無法，爲清議所不容。中國的人民，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，民意不能出現，無怪乎政治紊亂。中國的學者，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，思想不能獨立，無怪乎學術銷沈。因爲學說有差誤，政治才會黑暗，所以君主之命該革，聖人之命尤其該革。

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，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，我只說除了孔子，也還有人格。也還有學說。孔子並莫有壓制我們，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，無如後來的人，偏要抬出孔子，壓倒一切，使學者的思想，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。學者心坎上，被孔子盤踞久了，理應把他推開，思想才能獨立，宇宙真理，才研究得出來。前時，有人把孔子推開了，同時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就闖進來，盤踞學者心坎上，天下的言論，又折衷於達爾文馬克斯諸人，成一個變形的孔子，執行聖人的任務。有

人違反了他們的學說，又算是大逆不道，就要被報章雜誌，罵個不休。如果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去了，又會有人出來，執行聖人的任務，他的學說，也是不許人違反的。依我想，學術是天下公務，應該聽人批評，如果我說錯了，改從他人之說，於我也無傷，何必取軍閥態度，禁人批評。

凡事以平爲本，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，故政治上生糾葛，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，故學術上生糾葛，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，與周秦諸子平列，我與閱者諸君，一齊參加進去，與他們平座一排，把達爾文馬克斯諸人，歡迎進來，分庭抗體。發表意見，大家磋商，不許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高踞我們之上，我們也不高踞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之上，人人思想獨立，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。

我對於聖人既已懷疑，所以每讀古人之書，無任不疑，因定下讀書三訣，爲自己用功步驟，茲附錄於下：

第一步，以古爲敵：讀古人之書，就規此人是我的勁敵，有了他，就莫得我，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。逐處尋他縫隙，一有縫隙，即便攻入；又代古人設法抗拒，

愈戰愈烈，愈攻愈深，必要如此，讀書方能入理。

第二步，以古爲友：我若讀書有見，即提出一種主張，與古人的主張對抗，把古人當如良友，互相切磋，如我的主張錯了，不妨改從古人，如古人主張錯了，就依着我的主張，向前研究。

第三步，以古爲徒：著書的古人，學識膚淺的很多，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，不妨把他們的書，拿來評閱，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，說得對的，與他加幾個密圈，說得不對的，與他劃幾根槓子。世間俚語村言，含有妙趣的，尙且不少，何況古人的書，自然有許多至理，存乎其中，批評閱越多，智識自然越高，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。如遇一個古人，智識與我相等，我就把他請出來，以老友相待，如朱晦菴待蔡元定一般。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，我又把他認爲勁敵，尋他縫隙，看攻得進，擊不進。

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，其實並沒有做到，自己很覺抱愧，我現在正做第一步功夫，想進第二步，還未達到，至於第三步，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，譬如行路，雖然把路逕尋出，無奈路太長了，脚力有限，只好努力前進，走一截，算一截。（完）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3 0606B

學 黑 厚

(册 一 全)

元 百 價 定 册 每

著 作 者
李 宗 吾

發 行 者
大 千 書 局

經 售 者
各 大 書 局

